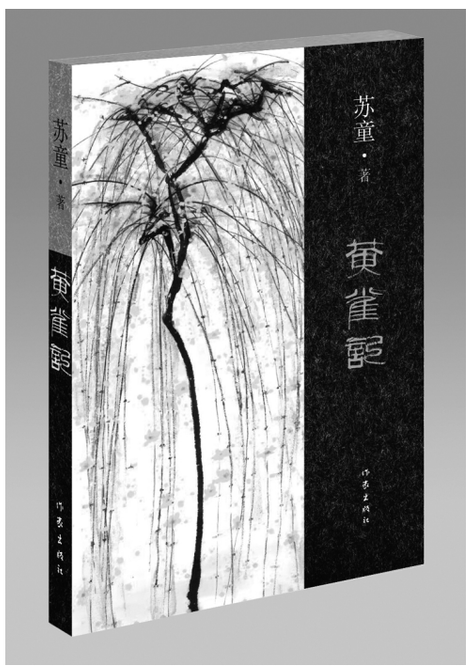
■长篇小说

黄雀记（故事梗概）



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祖父都要去拍照。

祖父说，我这条命，说走就走的，到时都靠他们，怎么也不放心，趁着身体还硬朗，就为自己准备一张新鲜的遗照吧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保润都会去一次鸿雁照相馆取祖父的遗照。保润从来不看祖父的照片，只有一次，他骑车从照相馆回家，半路上进了一家杂货店，替母亲买一包红糖。他随手在口袋里掏钱，带出照相馆的小纸袋，里面的照片掉出来了，不是祖父的。祖父最新的照片被鸿雁照相馆弄丢了。祖父亲自去鸿雁照相馆讨要说法。为了安抚这个古怪的老人，鸿雁照相馆姚师傅给他补拍了三张照片。镁光灯第三次闪光的时候，祖父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抱着脑袋，身体在凳子上痛苦地摇摆。祖父的魂飞走了！

祖父丢魂的新闻轰动了香椿树街。香椿树街的绍兴奶奶跑来安慰祖父，让祖父多买点供品，到祖坟走一趟，热热闹闹地把魂喊回来。祖父说他家的祖坟早被刨了，上哪儿喊魂呢？绍兴奶奶惊惶地叫起来，祖宗都成了孤魂野鬼，让他们怎么帮你返魂呢？祖父记起他当年偷偷跑到祖坟上捡了两根尸骨，藏在一只手电筒里，埋起来了。绍兴奶奶眼睛一亮，赶紧去挖出来呀！祖父说他的手电筒埋在一棵冬青树下。香椿树街上到处可见高高低低的冬青，哪一棵冬青树下面埋着祖父的手电筒，祖父已经记不清楚了。

4月的时候祖父还很健康，到了5月他就疯疯癫癫了。一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席卷了香椿树街南侧，其后，渐渐扩散到北端，香椿树街惟一一条绿化带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，透过卧倒在地的冬青树枝的缝隙，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条路中之路。

那天中午保润放学回家，小拐向他报告说他爷爷被绑到井亭医院了。祖父到了医院接着乱挖树。井亭医院的医生说，他爷爷的病是全世界独一例。祖父的家以后就在井亭医院了。

井亭医院网开一面，保润的父亲获得了特殊的陪护待遇，但他在井亭医院身心不适，从医院回家了。监护祖父的接力棒，传到了保润手里。气候宜人的早晨，你很容易在井亭医院遇见保润和他的祖父。祖父绕着一个花坛散步，保润坐在长椅上吃馒头，手上一根绳子一颤一颤的，绳子的尽头，拴着可怜的祖父。保润每天坚持把祖父捆起来，严禁他挖掘。

有一天，香椿树街肉铺的小刀手的儿子柳生找到保润，大拇指朝身后一翘，去捆我姐姐。保润摇头不去。柳生对保润说，你跟我走，我就给你和仙女安排一起看电影。保润半信半疑地跟着柳生走了几步，觉得他被柳生抛出的最后一个诱饵俘虏了。

井亭医院老花匠的孙女仙女容貌姣好，但对谁都骄横无礼，在老花匠夫妇的膝下长大，没有朋友。老花匠买来了几只兔子作为她的朋友。有一天柳生告诉保润，仙女答应跟他去看一场电影，只不过有几个附加条件，必须在井亭医院以西300米的汽车站接她，必须去工人文化宫，必须看进口的爱情片，看完电影必须带她去滑一场旱冰。

那天的天气不好，郊区公路上小雨霏霏。仙女毫不掩饰对一辆半旧自行车的嫌弃，保润狠狠地蹬了几下自行车，离开公共汽车站台。仙女急促的呼吸声又追上来，自行车后部猛地一震，她上车了。保润问仙女，你为什么那么听柳生的话呢？柳生让你去吃屎，你也去吃屎？仙女从后面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跳下了自行车，对着他的后背啐了一口。她甩着书包往井亭医院的方向跑，他骑车追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，撕下了一张，将电影票折了几下，卷在老榆树的断枝上，独自飞车离去。他的自行车在十字路口兜了几个圈，最后还是拐向了工人文化宫的方向。保润一个身体占下了两个座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电影似乎进入了高潮，只有一个女孩子发出咯咯的笑声，仙女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电影院。电影散场了，保润打开塑料雨披，把自己和仙女一起兜在雨披里，他们在一件雨披下走了五六十米的路。来到旱冰馆，保润靠在栏杆上看着仙女，嘴里吆喝着。保润记得他弯腰紧了紧鞋带，等他直起身子，看见一个男孩已经牵着仙女的手走了。他追上去，在那男孩头顶上拍了一巴掌，男孩松开仙女的手，仙女冲过来低下头用脑袋撞他，她的声音歇斯底里，丢死人了，快滚开！保润快快地脱下旱冰鞋，他扬长而去。

旱冰鞋的押金还在仙女那里。保润等了好几天，不见仙女的人影。保润把恶毒的人身攻击直接刷到她家的墙上，他看见了仙女。仙女在窗后，外面只剩下那只兔笼了。他悄悄地潜过去，提走了那只兔笼。他提着兔笼钻进了医院东北角的小树林，听见树林里有别人的脚步声追着他过来了。回头一看，是柳生，保润大致透露了工人文化宫之行的遭遇。保润提起兔笼跟柳生去了水塔。保润考察一番，把兔笼放在了窗洞下面。

他们约好在水塔里会合。保润提前到了水塔。仙女要她的兔子，保润要旱冰鞋的押金，仙女用押金买了录音机，他们争吵着一路追逐，先后攀到水塔顶部的泵房。但是，昨天放的兔笼还在，两只兔子不见了。他们之间的决战一下子进入了白刃战的阶段，仙女看起来已经歇斯底里了。他冲到铁梯口，展开双臂堵住她的去路，两个人勾在一起厮打，他把仙女拴在铁梯上，跑出水塔，柳生终于出现了。保润说，我把她捆起来了。柳生朝水塔张望着，表情看起来有点鬼鬼祟祟的。

春天的一个下午，保润被两名公安铐着双手押进了城北拘留所，翻砂工小伍直奔保润而去，说保润你不得了啊，我堂兄是郊区派出所副所长，堂兄都告诉我了，你强奸了一个未成年少女，你是强奸犯，出不去了！

柳生侥幸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。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做了很多年。老花匠已经干不动活了，林场辞退了他们，夫妇俩回乡下养老去了，仙女去了外地工作。精品时装店的马师母找邵兰英，婉转地表达了是否让柳生代替保润行个孝道，去井亭医院照顾一下疯老头？柳生就这样成了祖父的访客。柳生承包了医院的菜蔬肉类供应，他来往于香椿树街和井亭医院，每周都到医院财务科结一次账，再去祖父的病房。

箍桶巷的郑老板和他姐姐从箍桶巷起步，成立了郑氏水文化连锁企业，后来再扩张，易名为郑氏国际投资贸易公司，还买下了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，姐弟俩成为南城首富。荣华富贵来得太快太多，弟弟一时无法适应，不幸得了妄想症。于是郑老板成了井亭医院乔院长的病人，郑老板聘的女公关白小姐站在走廊上，她头上的黑围巾滑落下去，一张苍白而熟悉的面孔暴露在柳生的视线里。仙女回来了。

郑姐带了九名僧人为弟弟念经驱魔，浓烈的熏香味与嘈杂的人声，令同病房的康司令很反感。康司令派勤务兵去抗议，郑姐不买账，康司令便亲自把菩萨扔下了二楼的窗口。郑姐和九名僧人尖叫起来，乔院长怀着必要的恭敬与歉意，迎接了菩萨。但是办公场所供奉这么一尊神圣的菩萨，实在不是长远之计。郑姐要院方负责在井亭医院找个清净的地方，搭建一座香火庙，给郑老板专用。在柳生的建议下，决定把香火庙建在水塔上，郑老板烧第一炷香，有时候要拖到中午11点左右。井亭医院的其他香客等着郑老板出来了，才可以进去烧第二炷香。仅仅是两三天过后，郑老板前脚出来，护工立刻锁上了水塔的防盗门。香客们围着护工吵起来，抗议郑老板做事太小气，司机怕事情闹大，代表老板向公众表了个态，郑老板不管钥匙，你们去跟白小姐商量。但白小姐的橘红色轿车绝尘而去，一股流言飞语在井亭医院涌动。很快，大家听说郑老板的病房闹鬼了。一条银色的金属绳子，钻到沙发下面，精确地套住了郑老板的牛皮拖鞋。郑老板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要上厕所了，脚往沙发下一探，探到的是那根金属绳，他当场喊起了救命，喊了几声便休克了。后来柳生在食堂门口卸菜，听食堂的人说郑老板的二号病房已经人去屋空。柳生看到白小姐办理完郑老板的出院手续，朝医院门口走去。

一天早晨柳生去石码头开车，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，发现一张男人的脸慢慢从菜筐里钻出来，是保润。保润有了迎接新生活的迹象，开始在家里大扫除了。

6月的一天，仙女回来了。与庞先生的欧洲九日游，一次意外怀了庞先生的孩子。庞先生不承认。

有个年轻男人尾随仙女穿过了十字路口。她想尽早摆脱他。走过一家点心店，她闪了进去，发现那男人也进来了。她背对着他，听见了他的声音：仙女，我们去跳小拉？她一下跳了起来，拉起行李箱冲出了点心店。他无声地追了上来，她想跑但跑不掉，行李箱被保润一脚踩住了。保润从口袋里拽出了那根尼龙绳，那手很快被一个绿色的五角星覆盖了。不远处有人在铺设地下管线，一把铁铲靠在墙上。仙女奔过去抢过了铁铲，铲到了保润的脚。趁着保润躲闪之际，她提起行李箱奔向大街上的一辆出租车。保润追了几步，还是放弃了。

仙女决定离开老阮的顺风旅馆。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顺风旅馆门外，司机是柳生，面包车驶上了去井亭医院水塔的路。仙女得知去水塔，推开车门就往下跳，保润擒住了她。然后保润的绳子来了。井亭医院的水塔到了，仙女命令保润解开身上的绳子，遭到了拒绝。她突然拍拍手，COME ON！来音乐！今天就做一次你们的舞女！保润抓住了她的手，她念出了拍子，先拉，后拽，跳一会儿才转。保润贴住她的身体。保润呼吸急促，热乎乎地喷在她脸上。她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妊娠反应，她不停地呕吐。水塔的铁门在她身后砰的关上，她听见了保润沙哑的声音，你跟柳生走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清账了。

仙女上了柳生的车，面包车驶近那棵老榆树，车速慢了下来，老榆树下站着保润他爷爷。他怀里抱着一只纸箱，一只白兔的耳朵陡然露出了纸箱，她失声尖叫起来，两只兔子！面包车在老榆树下戛然停住，祖父看见柳生的脸，丢下纸箱便跑，两只兔子从纸箱里跳出来了。仙女要追兔子，柳生要追人，面包车一时横在了公路上。他们争执之际，前方那辆运煤卡车响起了疯狂的喇叭声，运煤卡车直冲过来。轰然一声巨响，整个世界弹跳起来，然后下压，倾倒在她的胸口。

她昏迷了18个小时。胎儿还在她的腹中，安然无恙。她向庞先生打电话求救，庞先生把她的求救视为骚扰，幸亏柳生，她得以熬过了医院里的日子。仙女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待产。

柳生在香椿树街上为仙女租赁了房子。一天她在厨房里煮面条，听见楼梯间有响动，探头出去看见一个男人的背影。那人回过头来，是保润，他是房东，回来拿祖父的相片，要贴寻人启事。祖父昨天又跑了，找了两天没找着。

仙女午睡的时候，门外人声鼎沸。祖父回来了。后来，外面的人群开始敲门了。保润他爷爷要进来，她打开门，侧身穿越人堆，以一种倨傲的姿态离开保润的家。她在商场碰到柳生的母亲邵兰英，柳生跟小李要结婚了。柳生结婚当天，保润去闹柳生的洞房，喝多了酒，捅了柳生三刀！

柳生走了。仙女决定远离此地。石子、碎砖、啤酒瓶、易拉罐、甘蔗头和碎玻璃片砸在阁楼的窗子上，她抱头逃到了天井里，一咬牙跳下了墙，跌坐在石埠上，被台阶上更茂密的青苔接应，引领她扑向河水的怀抱。她没有挣扎。她记得自己被几个民工抬上岸，在昏迷之前对民工们说，我要早产了，麻烦你们把我送到妇产医院去。

妇产医院的育婴室里的一个女护士上传了很多红脸婴儿的私照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照片上的红脸婴儿都在哭，一个著名的抒情诗人称其为怒婴，怒婴便成为红脸婴儿最流行的昵称。

白小姐回归井亭医院，住进了水塔。她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，乔院长为白小姐会诊，没等到她，一群人去水塔找她，看见祖父抱着怒婴坐在水塔门口。祖父说白小姐去给孩子买奶粉了。但是，白小姐不见了，谁也不知道她是否回来。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，很安静，与传说的并不一样。

（贾忠鑫 缩写）

（《黄雀记》，苏童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）

■访 谈

擦亮人生每一扇窗

——访《六月的青核桃》作者白兰

□徐 蕾

徐 蕾：读小说《六月的青核桃》，我认为有两个词比较关键：一个是“缅怀”，一个是“祭奠”。但通读全书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你试图给许许多多“如我般挣扎”的人提供一个可以使心灵放晴的答案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

白 兰：很高兴你提到“缅怀”和“祭奠”这两个词。坦白地说，《六月的青核桃》的确是以我个人的生活及感情经历为原型而创作的。它对于我而言，是一段往事，一次经历，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它结束了。而我，像所有人一样，珍视、留恋这份美好的回忆——尤其是这段回忆所承载的，已不仅仅是“青涩的时光”——它交予我一种领悟，使我成长，使我坚强。它缔造和完善了十七八岁的我，甚至可以说，也创造了未来的我的雏形，它给我的影响将是终生的。刚才你提到我试图给许许多多“如我般挣扎”的人提供一个可以使心灵放晴的答案，我想，这正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。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我有了那样一段感情经历，且从中收获了成长，看到许许多多“如我般挣扎”的人，心中陡升了一份责任和担当。这部小说，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，它所写的，是中学生这个群体。我真诚地希望，通过这部小说，能使更多的孩子更清楚地认识自己，从许妍的成长中得到启示，汲取力量，在爱中坚强，在爱中成长。

徐 蕾：读完这部小说，我感觉，它的故事还是比较单纯的，但它所展现出来的中学生活以及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又是丰富的。我感兴趣的是，写作这部作品时，你才年仅18岁，你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？

白 兰：我想，故事的单纯与内容的丰富并不矛盾。如果说，《六月的青核桃》这个相对单纯的故事，在内容上还有称得上丰富的一面，那全是因为生活的成全。《六月的青核桃》故事的单纯，与它所表现的生活层面有关。作为中学生的我们，谁也没有过于悲惨或臻于完美的人生境遇，谁也无法肩负起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苦难，只能沉浸于自己单薄的青春和爱里。然而，就是这样的生活强烈地震撼了我。我认为，任何简单的表象，都有极为复杂的本质，而我们对它的刻画，则建立在探究与剖析的深度上。如果我以旁观者的姿态，以一种猎奇的心理走近这些人物，那么我能得到的，不过是这些人物愿意给予的；我能表现的，不过是想象力所能触及的。可事实不是这样，我不是旁观者，我演绎了我的生活。以我之手，书我之心，又怎能不丰富呢？是的，《六月的青核桃》完稿时，我只有18岁，然而，我没有僭越以我的年龄和人生阅历能够承载的限度，我写了属于青春季节的故事，接受了生活慷慨的馈赠。如果一定要探究我自身的优势的话，我想，我只是比一般人拥有更多谦卑、敏感和细腻。仅此而已。

徐 蕾：虽然，我们不妨说，《六月的青核桃》是一部青春自白书。但我仍认为，作为第一人称“我”的许妍毕竟是一个小说人物。许妍真正喜欢的是卓阳，但在与罗宁的交往中，却有着诸多的不舍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物？

白 兰：我不在意读者把小说中的许妍看作我本人，但她确实是一个小说人物。我想说的是，许妍不是完美的，她单纯、善良、乖巧，同时，她又脆弱、固执和叛逆，但她是真实而鲜活的。我不希望，当读者朋友们拿起《六月的青核桃》，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故事，一个属于别人的、于自己无关痛痒的故事。相反，我希望，在《六月的青核桃》中，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，进而传递一份勇气，让他们敢于直视自己的“狡诈”和“欺瞒”，以及掩饰在背后的真实的情感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“许妍”必须是普通的，是可亲近的，是有缺陷的，同时是可以被理解的。如果许妍不是这样一个人物，不是有着她自身的软弱、纠结、矛盾和偏执，那么，她将只是一个早熟的高中女生、爱情中的勇士。这样的人物，虽则“完美”，但却违背了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本意。而事实上，许妍做不到，她有着属于她这个年龄段的局限。她的“做不到”，给予了她生命和灵魂。

徐 蕾：小说中的卓阳无疑是这部作品的男一号，他是许妍感情世界里的阳光和依靠。他与许妍也曾相处得很好，但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一种状态。后来，他突然向许妍做了爱的表白，之后，许妍又意外地收到了喻婷的信，彻底“颠覆”了卓阳的表白。如何解释卓阳作为这个故事“终结者”的最大悬念？

白 兰：卓阳的确是这部小说中最具争议和悬念的人物角色，他对许妍的感情，从开始时就是朦胧模糊的。是他，利用“拼桌”的机会主动接近了许妍，面对许妍显而易见的感情依赖，他选择了无视和纵容。他板起面孔，他推开许妍，他对她说：“你终将走向一个与我无关的未来。”然而，他的眼角，他的眉梢，他紧闭的嘴唇，又处处透露着一种掩饰与违心的味道，他忍不住告诉许妍：“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”他的感情是矛盾的，是无奈的，是难以琢磨的。这一切，是人物性格使然，生活使然，命运使然。对于卓阳，我始终没有为他做任何直白的剖析，甚至到最后，也没有给过他为自己辩驳解释的机会。卓阳与许妍之间所有的冲突，都不是二人直接接触产生的。喻婷的信、罗宁转述的卓阳的回信，这两条洪水的决堤，冲垮了许妍情感的堡垒。以这种方式积累的矛盾，的确给了读者探究和遐想的空间。然而这就是生活，不是所有的谜底都可以被一一揭开。当许妍已经无法再信任、不愿再探究的时候，作为这个故事的“终结者”的卓阳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会那样做，已经不再重要了。因此，我还是要说，“这样的结局已经很完满了”。

> 在书中，“我”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一群普通孩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心痛、感悟并成长的历程。也许，作为青春读物，它少了诸多可以吊起读者胃口的元素，但它更贴近普通孩子的普通人生、普通人生中的真实感受。
>
> 这群孩子，既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、特殊的思想性格、特殊的生活态度，亦没有过于悲惨或臻于完美的人生境遇。他们是脆弱的，没有人肩负得起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苦难，只能沉浸于自己单薄的青春和爱里。他们细腻地捕捉着身边各种爱的气息。
>
> 这个故事，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主人公。许妍的爱、许妍的纠葛与矛盾、许妍的一切，或许都是莫小可将要经历的，或许都是邱影、喻婷、佳琪、文雅正在经历的，抑或都是舒娜已经经历并会再次经历的。正如作者所言“不过是同一部戏，不同的演员罢了”。
>
> 这是一个身处青春花季的普通孩子们的群体。在这个群体中，他们相互理解、相互同情、相互安慰，又相互纵容，如此普通平淡，却又如此刻骨铭心，这就是她们“疼痛”的青春。
>
> 但愿，许妍的故事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；但愿，更多的普通女孩能够意识到自己也是生活的主角、青春的女王；但愿，更多的孩子能够汲取许妍的力量，在爱中坚强，在爱中成长……

徐 蕾：你的作品中有一段阐述“暧昧关系”的话给我印象较深：我始终相信，每一个女孩的生命中，一定出现过这样一个男孩；每一个男孩的生命中，也一定出现过这样一个女孩……你愿意与他（她）保持暧昧关系，然而，或许一切与爱情无关。我始终相信，并且始终理解。我们该怎样理解这段话，这是否触碰了道德底线？

白 兰：这的确是一个尖锐的问题。首先，我必须指出，你刚刚所提到的那段话，并非我以小说中的许妍和卓阳为例而进行的一种阐述。因为，很明显的，许妍后来一直以“友谊”的借口纵容自己对卓阳的依赖，她是爱卓阳的。因此，她不满足于我所谈及的这种“暧昧关系”，她不满足于卓阳给她的“若即若离”的感觉，她痛苦，她悲戚。尤其在她的借口被别人揭穿之后，她更无法找回最初对卓阳怀有的那种单纯的感情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我那段话所理解和支持的层面。事实上，那段话，是许妍面对罗宁和佳琪的过去而发出的感叹。她想到了自己和卓阳，想到了开始时他们接近彼此的初衷，也想到了在整个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。她羡慕佳琪，羡慕她把持着自己的分寸不越雷池，羡慕她与罗宁享受着自己求而不得的那种情谊。诚然，这种关系是危险的，处理起来亦是困难的，但它又是普遍存在的。我认为，无论是谁，在对爱情的认识由懵懂走向成熟的过程中，都需要这样一个人，陪伴你，帮助你，与你共同成长，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独自完成的蜕变。如果明晰了这一点，我想，这将不再是一个牵扯道德问题的话题。

徐 蕾：在你的小说中，学校专制而高压的管束给孩子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，有著名的《必备280条》校规，个别段落对这种高压专制管理方式的悲哀描写得更是触目惊心。你认为，这样的学校环境与中学生早恋有没有关系？怎样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中学生的健康成长？

白 兰：我想，高考之后，很少有人会怀有再次踏进母校大门的热忱。是的，我们会怀念高中，但我们所怀念的，是一些人、一些事，是我们拼搏过的青春。我曾于某个毕业季偶然路过我的母校，我看着她，看着她在我走后所发生的细微的改变，回忆排山倒海而来。刹那间，我有一种想走进去的冲动，但我还是离开了。我看到学校内挂满了充斥着战斗气息的条幅，醒目的高考倒计时的牌子依旧屹立在原来的地方，偌大的校园，蒙着厚厚的灰。我没办法走进去，太压抑。我想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总会有一些心理相对脆弱的人，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；也会有一些勇敢冒进的人，率先高唱“起义”的战歌。如果把早恋比作“病毒”的话，那么这些人，就是“易感人群”。而学校，可以说为“病毒”提供了温床，供其滋生。当然，学校是无意的，高压专制的管理方式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。可是，无意并不意味着无辜。我希望学校能够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，不单单是努力帮学生创造更为优异的成绩，更要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。如此，就不会使孩子们仅仅因为处于叛逆的年龄徒生一些叛逆的想法，就不会存在所谓的“易感人群”，即使孩子们受到了“早恋”的困扰，也能以一种积极的冷静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，哪怕去爱，也不会爱得那样疼。

徐 蕾：书出版了，它就成了一种社会产品，也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。当前的青春文学中，挖掘探讨中学生早恋问题的作品并不多，你的这本书，既没有简单地否定早恋，又道出了早恋的诸多危害，是希望你的学弟学妹受到什么启示？

白 兰：在感情的问题上，没有人可以发表权威的言论。哪怕是情感专家，对感情问题做出的细致而严谨的分析与阐述，也未必在实际生活中被有效地采纳和应用。真正有效用有价值的帮助，只能靠自己去经历、去体验、去感悟、去反省。我们不必特意将早恋强调为“早恋”，它只是一个产生于特殊群体中的感情问题。而我，在感情上也正在经历和成长，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对早恋作出任何评判。我希望，《六月的青核桃》可以作为一剂镇定剂，让所有的歇斯底里归于短暂的平静，在短暂的逃脱了狂热与躁动的内省中，收回专注于爱的目光，看一看周围，看一看前方。我希望他们可以明白，在自己疼痛的青春里，有多少亲友与之同行，有多少责任需要承担，有多少选择非做不可，有多少收获可以觊觎，又有多少东西必须割舍。若能促使他们思考，直至真正明白了这些，那么，我那结了痂的成熟了的核桃就已奉献了它的全部营养。我所做的只有这么多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，剩下的交给他们自己来做。思考了需要思考的，明白了需要明白的，之后，无论怎样做都是对的，都是他们的人生。

徐 蕾：《六月的青核桃》的出版，应该说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成功，你怎样看待这种成功？根据小说中许妍的学科选择，你应该是学理科的，你怎样看待理科生从事文学创作？小说出版后，你对将来的人生方向有什么规划？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？

白 兰：《六月的青核桃》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，我踏上这块基石，看到的是更为巍峨的艺术的山峰。我想它无形中成为了一种诱惑，吸引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。它对我又是一种鞭策，会在我放慢脚步、意志不定的时候狠狠地硌疼我的脚。文学是宽容的，她没有因为我是理科生而将我拒之门外。事实上，很多在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，在文学上都有着很深的造诣，他们可以独立完成具有极高难度的理论著述。而我相信，理工类的知识拓宽了我的视野，也培养了我细致踏实的品性，这些将为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探求提供有力的帮助。这部小说的出版，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。窗子多了，就会有更多的阳光投射进来。但有了这扇窗，并不意味着我会将原有的窗子堵死。我不会因为小说的出版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。我相信，文学上的成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只要我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敏感，笔耕不辍，我终会有能力为读者奉上更加优秀的作品。至于后面的创作计划，我暂时还不想透露，但我可以向所有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保证，我会有更多的惊喜奉献给大家，因为我的脚步从未停止。